

魔群の通過

II

短篇小说集

三島由紀夫



[日] 三島由紀夫 / 著 陈德文 / 译

魔群の通過

YUKIO MISHIM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物語

魔界の通過

THE GREAT MAGE

THE GREAT MAGE

三岛由纪夫
短篇小说集

II

魔群的通过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陈德文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魔群的通过

MOQUN DE TONGGUO

RADIGE NO SHI and other stories by MISHIMA Yukio
Collection copyright ©1980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2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群的通过 / （日）三岛由纪夫著；陈德文译．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98-0482-2

I. ①魔… II. ①三…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617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25 字数：20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册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民說

成为更好的人

三島由紀夫

魔群の通過

目 录

水面之月	<u>001</u>
山羊之首	<u>021</u>
大 臣	<u>035</u>
魔群的通过	<u>053</u>
花山院	<u>091</u>
星期天	<u>103</u>
箱根工艺	<u>121</u>
伟大的姊妹	<u>147</u>
牵牛花	<u>197</u>
旅行的墓碑铭	<u>205</u>
拉迪盖之死	<u>229</u>
复 仇	<u>251</u>
施饿鬼船	<u>265</u>
译后记	<u>279</u>

水面之月

人在烦恼中……

宛若水中月，

随波任漂流。

——《往生要集》¹ 大文第二

—

请将你的心拉回到往昔，请你对我再说声“想你”。回来吧，求

1 《往生要集》，源信著，佛书，凡三卷。其成书于宽和元年（985），从诸经论中摘集往生要文，论说往生净土之道，给予日本净土宗以划时代影响。

魔群的通过

求你回来，不必迟疑。请你不要离去，请你再来一次，哪怕就一次。请再次叩响这座蓬舍的柴门，这可是除你之外谁也不许碰一下的门扉。想必你还记得那个情深似海的女子。——其实，我心中很清楚，这样的倾诉，只会越来越加深你的厌恶。我希望加深这种厌恶。这正是我不幸的缘由。纵使加深这样的不幸也要发出箭矢的我，正是为了一份情，才给你写这封信。啊，我又在撒谎了。对于我这样的女子来说，只需见你一面也就满足了。难道你不知道，对于朝朝暮暮恍惚活着的我而言，这将会带来十天的喜悦？假若你能来我这里一次，这对你来说，只要成为一日之欢就好。你总不至于说缩短十天的生命吧。我用这样的笔调写信，或许你会觉得我是个开朗的女子，其实当你频繁到来时，我依然在忍受悲痛和苦寂。你抱怨我为何如此冷淡。然而，眼下你就要阅读一个表面上无所凭依、表面上百无聊赖，再也无法忍耐下去的女人的信笺。——我为何非这么说不行呢？啊，哪怕字面上雾气萦绕，哪怕文字色彩前后不一，即便乌云翻滚不见天日，那“弥漫虚空”的，不就是“我的爱”吗？……

二

如今我很疲倦。禁忌¹之日过后，我仍在宫内忙个不停。想必你也知道宫里有多忙。总之，我已疲惫不堪，你一定也知道。不想让我到

1 原文为“物忌”，神事活动期间，慎于饮食言行，需斋戒沐浴，摒除污物。

你那儿去的，除了你自己再没有别的人。我这么说，你一定很不高兴吧？不管怎样，我疲惫的明证，就是我依然做着童贞的梦。童年时代听罗生门鬼魅¹的故事，一走到门前，就看到那边一颗蓝星拖着尾巴沉落下去了。于是，月光照耀下的没有人影的大路上，一辆没有牧童的牛车，晃晃悠悠地行驶过来。车子停在我面前，车上不是有人正向我招手吗？她伸出一只冰冷而微汗的纤腕，我从那手臂上感受到黄金般幽怨的重量。我正要登上牛车，大路远方忽然走来许多人，他们高举火把，大声呼喊：“那是鬼，不要碰！”尽管如此，我仍然想登上牛车，数度都遭到阻止。一看脸面，原来就是你！——当然，我说起这件事，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你会生气，不管我说起怎样的傻话，你都会高高兴兴地听着。昨天，朋友少将来了，他取笑我是“夏虫”。没错，在旁人眼里我肯定是“一厢情愿”。——正如你在信中用那副语调安慰我一样，我也有点喜不自胜了。令我遗憾的是，你竟然不知道阔别已久的我的憔悴的姿影。你还会给我回信吗？希望你也关怀我。

哦，临近结束又写成一封欺骗你的信，我想就此搁笔。然后，我又认真重读了你的来信。我痛苦不堪，心绪烦乱，似秋风吹过草原。最后，我打算追加一段，这些添加的文字，不光使你，就连我自己也因而陷入不幸之渊。我时常来往于“受领东国”²之人的女子那里。那

1 谣曲，五番目，取材于《今昔物语》，主要描写渡边纲于罗生门遇鬼，斩其臂膀的故事。

2 犹言受封于东国之地的官员。东国，泛指东方，近畿（京都、奈良等地）以东诸国。

女子虽然生在东国，但两三年前来到都城。她面容姣好，听说有人为她介绍宫中的一份差事，她力辞了。她知道我的来由之后那种兴奋劲儿，你也理解的吧？但要是变成“月中桂树”¹，可以说那一切就完了……看来，此人也可以同你亲密无间。她用一副天真无邪的语调，对我讲述了赴京途中，一路上遇到的很多有趣而可怕的故事。我很喜欢这类有几分低俗而又酷似女童的人。要是你知道了，或许会嘲笑我吧……啊，我又如此快乐地写起来了。然而，以往，犹如苔藓一般阴湿而无任何朝气的我，学会了如此的明朗，这个世上不幸的明朗。那么究竟是谁教给我的呢？假如我说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啊，这种事儿任它去吧。你可以想象，会有一个男人做出如此愚痴的告白吗？可以说，我已经对你厌倦了，不是吗？在那个女人面前，听到了渐渐消失的声音，如今的我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声音了，不是吗？那是非常痛苦的。希望你好好想想，我离开你还能活多久？而且，如果照你所说再度回到你身边，那还有什么意义？关于这些，我已经反复做过考虑，宛如秋夜漫长，水车恒转不息。不管怎样，请你都不要以为是我舍你而去。或者说，那是我被人舍弃。那时节，久久无消息，你已经从我身边悄然离去。自那以来，我多次想同你见面，哪怕看上你一眼也可以。今年的花儿已经凋落殆尽，但那古树梢头又萌出新鲜绿意，比以往的花儿更具活力。看到这些，我心痛不已。接着，又反复回忆起与你共同度过的日月。为何会这样呢？我自己也茫然不知。

1 住居于月中之人，意指可望而不可及的美男子。

三

我强打精神、以愉快的心情书写的信笺，想不到获得了你如此相应的回音。随处装扮的哀愁，如古老的织锦被粗暴地加以谛视。伪饰的明朗与真诚的明朗，两相对照，在人们眼中显得多么清晰！不仅如此，而且你明确地对我说：“这正是你教给我的明朗。”接到你的回信，我一直沉绵于床上。其间，很快到了祭祀时节。自打你销声匿迹，我的庭院任其荒草离离。眼望着蓬艾丛生的角角落落，我心中何等欣喜！期盼着一次又一次的忆念，如此层层堆积，不加整理……前天的祭日，因为门前临着通往现场的近路，从一大早起，车声隆隆不止。不光是女官，就连小姐——那个不知何时你赐名“夏萩”的你的孩子，也缠着想去观看祭祀。想到你和小姐都会去参加祭祀，我默默无语，一整天卧床不起。不知何时，草地上月光如幻，阴历五月的晚霞，早已沉淀为一片黑暗，飘溢着阵阵橘子的香气。小姐和女官消失了踪影，将我抛却在橘香馥郁的暗夜之中。你一直在担心着我吧？在我卧床不起期间，祭祀归来的牛车，轰隆隆打我门前经过，听起来令人焦急不安。车声断绝之后，持续着长久的窒息般的岑寂。紧接着，远方又轰隆隆驶来一辆牛车。我想，那或许就是你所见过的鬼车吧？于是，我胸中泛起一阵思恋，车声渐近渐高，我心里七上八下，激动难平。透过车声，我直接触摸到车主的心房。估量着车子经过门前那个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受到了死一般的冲击。等我回过神来之后，车声如幻，殷殷不绝。那种心之苦闷，让人一时怀疑是否在梦中。我注视着

深深黑暗中的你，神志逐渐清醒过来。我忽然想到，那车上的主人不就是你吗？想到这里，那车声在我脑里更加分明，弄得我简直六神无主。这时，约略听到女官走进来，点燃纸烛，小声对我说：“少将来了，要不要请他进来？”听说这个人老是将你当作“夏虫”，我极力阻止，说：“千万不可放他进来。我如此心情不佳，你也是知道的。”女官很感困惑，迟疑半晌退下了。少将似乎说了声“是吗”，随即回去了……

你一定不明白，我为何要罗列这些幼稚的小事呢？我自己也一向弄不清楚。总之，请你不要生气，说真的，我并没有因为你的离去而感到有什么缺憾。如今，与其说心满意足，毋宁说已经流淌出的苦水充溢心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只巴望怀人之思，尽早不再堆积于我心头。当年你时常来往我身边，我一直生活在“心满意足”的憧憬之中，我一心恋慕着使我获得那种憧憬的源头。或许你已经误将自己置于“心满意足”之中了，或许你意识到这一点离我而去了。假若你能原谅我无礼的行为，那么眼下我思恋你的心情，那样地想着你就是错误的，我从而就会将你看作是消磨我的源头。相离不相舍，方觉情益真，樱花盛开时，何须叶来衬？说起来，你就像石子滚动、水流碧清的小河，我就是布满黏滑绿苔的河床。河水奔流，消磨着我的身子；河水干涸，河床石子尽皆不动，我依然希冀那消磨我身子的瀑布流潭永远奔腾不息……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回忆着我的情爱，哪怕仅仅能给我一丝慰藉也好。但我至今依然过着眼下这样的生活。虽然说过可以移动身子，但实际上不光不能移动，而且一点儿也动弹不得。我心中所想净是这种种琐事。恐怕你不会再来了吧。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

有个痴心女子，朝朝暮暮都在思念你。而且，你并不觉得她可怜，最终还是决心将她忘记。当你到受领的姑娘那里去时，或许我会前往你的枕畔，真不知那女童会怎样嫉妒呢……总之，我并不是那种可怕的女人。我只是一味宝贝我的孩子。你频繁来我这里时，我曾责备你从未亲切地问候过一句夏荻。我是那般爱着夏荻，因为夏荻同样是消磨我身子的小河……

哦，我的倔强之心如此忍耐着，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你可以再阅读一遍，我在信中从未提起想同你再见面。请看，我竟然能有如此的耐力。请赞扬我吧。那将是多么悲哀的赞扬啊！假若我说再见你一次——是的，我曾经说过一次。关于这一点，想想看——你曾经这么说过。啊，即使想过千百遍，也没有弄明白。纵然被多次问及，我只有回答不知道。我感到无比困窘，只能一再忍耐下去。请看，这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不合身的丽服啊！《菊花露》中不是说“白日里，思无绪，依旧恨依依”吗？……

四

总之，我很害怕。昨天接到你的信，同时也接到她的来信。数十日徒然地信来信往，今宵才得以交谈。遭到冷遇没趣而返的你，病后在信中附了一首和歌，我读后倍感哀凄。可打开她的信一看，满纸皆是深深有缘的文字。祭祀之日那天，我想起去年的情景，心里提不起劲儿来，可那位受领的姑娘根本不听我劝，说一定要同我一道去。正如你也知道的，我没有经过那个女子的门前，而是绕了很远的路。姑

娘似乎微微有所感觉，女人此时所表现的刚毅，令我也感到很惊奇——我要经过那女子的门前，她肯定不会允许。看样子，她能分辨出我的车音，宛若母亲熟知婴儿所有的小小脾气。姑娘要我乘坐自己的车子，既然她这么说，我还是不能不去。祭祀的当儿，我的心儿始终在担惊受怕。我想，她要是也来参加祭祀就好了，不，还是待在家中为妙啊。我对自己如此怯懦深感恼怒，自然地退到停车场地而俯首无语。受领的姑娘来京年月不长，似乎对祭祀活动很感好奇，似孩童一心眺望着华丽的队列，到了晚间也不想说“回去”。频繁往来的车队以及祭祀后莫名的寂寞的喧嚣，她始终陶醉于那种无聊的氛围之中。我满怀踌躇，多次说想要回去。然而不知是何种迷信的心情，以为眼下回去就会身中邪魔，在走过那女子门前的时刻，她一定会站在那里。对于这般似有若无的事，我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如此嘱咐我。要是现在回去，要是现在回去……每当想到这里，总觉得汗毛直竖，我的恐惧，恐怕你也不会明白。受领的姑娘命令下官归宅的时候，周围已不见一辆车子。夕暮沉沉，夜犬不祥地狂吠，怪鸟般的废纸在黑暗里滚动。我的车子拐过一角时，受领的姑娘在阴影里如小鸟般紧闭双目。车子的轰鸣似翻天覆地，受领的姑娘早已知晓就要接近那女子的宅邸了。她一句话不说。车声越来越高，或许还混合着激动的心跳。——忽然，我闻到浓郁的橘香，不由得大吃一惊，蓦地倒在地上。或许是因为心绪不佳，遂抬起耐不住喘息的身子，我似乎放心地仰起脸来。此刻，我看到受领姑娘的脸上浮现出神秘的微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上所不曾有的微笑……啊，你听着，少将。那可是件好事啊。两三天后，我接到了那女子的信。哦，她注意到了。她所具有的某种神奇的力量看穿了